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
第五回 黃通理初訪張先生 官媒婆說起禍根子

話說黃通理出了衙門，心想：這件事，方才見那官在堂上，似乎並不曾曉得有此一案，卻為何竟被收押起來，又居然當堂發落？這定規是外面做的把戲。幸虧我因為省事，用了二三百弔錢，憑他打點開來。不然，就不知要怎樣的濤張為幻，將此事鍛鍊周納，做到什麼地步！公門中人，三頭六臂，廣大神通，真令人無從捉摸。畢竟這件事的起事根由，固然是從謠言上來的，卻是其中定選另有一個蹊蹺，如今也不去管他。明日看來，是要補足那一百五十弔的票子，再同那張先生接一接頭，便可領出人來。等此事了後，少不得當真與張先生交結些，想個運動他的法子，那時不但這事可徹底明白，要連他們的廣大神通，一切玄妙不傳之秘，都勸破了他，方能做事。如此低頭自想，邁步而行，不一刻已到家門，與家人說知，大家方才放心。一夕無話。次日早起，起好了保結的底子，檢齊錢票，又帶了些銀洋。吃過早餐，來至衙前。一看對時表，已九點多鐘，衙前各房科尚是鴉鵲無聲，只得退至左近一家小茶坊內略為等候。等到十點鐘外再去一看，依然人影寂寂，往復三四次。過了正午，要待回家，心裡又記掛著黃繡球，巴不得早一刻交清，便可早一刻領他出來。要先到黃繡球處一探，又恐誤事，不覺的十分急躁。

漸漸那茶客散完，時候交到未正了，只因有事在心，忘卻饑餓。茶博士上前問道：「你老等候何人，還不回府吃飯？」黃通理兀自納悶，聽那茶博士問起，便說：「我有要事等衙門裡的張先生。約好今日早間到他房科面敘，去了三四趟，他卻還不曾到。」茶博士聽猶未畢，接著說：「可是刑房裡的張開化張先生？他家離此不遠，你何不去問一聲，反在此呆等？張先生向來沒有什麼公事，總須下午五六點鐘才進房科。昨日是你約他的，還是他約你的？若是他先約你，斷無失信之理。只怕是你約了他，他並不清楚，不知你老為的是件什麼事？等的可是這位張先生？」黃通理聞之爽然，自想連日趁口稱呼，只是「張先生」，並未請教他的名號。又昨日是一個不相識的人，給我如此這般說法，當時只以為傳言唇合，匆匆不曾問個著實。然而總算是他約我的，難道是傳話的人弄錯了，或是我聽錯不成？便對茶博士道：「你曉得刑房裡可有別人姓張？除了刑房裡張先生，還有第二個沒有？」茶博士說：「衙門裡人很多著呢，只有幾位大頭腦我們知道的。你老講是刑房，卻除了張開化先生並無第二個。若不是刑房，就還有一兩位，聲勢更大，你老怕不能輕易遇著了。」黃通理說：「這位是吃長早煙袋，帶老花眼鏡，年紀約莫不上五十歲光景。」茶博士說：「是了是了，正是張開化先生，他家住東面後街上，如今你快去看他，聞說他今日要到一位親戚家去幫辦喜事，離此有二十多里，不要在早半天已經去了？」

黃通理心下一想，頓然驚疑：怎麼昨晚的話，果真是我聽錯的？便央請茶博士說：「給你些酒錢，抽一空兒，領我到這張先生府上一問，可使得麼？」茶博士應允，領至他門口，進去問了。張先生果已出門。再問有什麼話交代何人，他家下回說不知。又問幾時可以回轉，也說不知。黃通理惘然若失，無法可施，急忙趕至衙前，尋入刑房，見昨晚交代帶保結付錢票的人，已在房內，因而如長彼短，一一詰問。那人道：「昨晚張先生交代後，重新又來，卻遲了一步，你已去遠了，追趕不及。說你這件事還有變動，他今日自有私事，要待兩三天再作商量，請你等著些兒。且交代你，媒婆家不能再去。」

黃通理聽說，大吃一驚，問：「是何變動？可能略示機關？昨晚明明白白已經當堂了結的，怎麼又憑空變動起來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張先生如此說法，我們也不甚靈清。究竟你這事，既無人告發，也不見本官訪拿的差票，外間鬧得一天星斗，這個風潮，從何而起，難道你真懵懵懂懂，一些兒也不知道麼？我也萬萬不好同你講得。你且安心再等兩三日，等張先生來了，自然曉得那變動的情由，此地不可再多說話。我們已到辦公的時候了，你快請便罷。」黃通理此時又疑又急，瞪著兩眼坐著。不一時見來的人多不去理睬他，才憤憤無語而出，一口氣直奔回家。那看顧門戶的，及照管他孩子們的一位老奶奶，都當是黃繡球一同回來，喜之不勝。他兩個孩子更有一種歡欣鼓舞的天性，相迎出來。誰知事竟不然，不但無黃繡球的蹤影，連黃通理也怒形於色，面上夾青夾白的，好不難看。大家不敢動問。兩個孩子登時哭嚷。黃通理歇息了好大一會，方始說知情由，撫抱了孩子。大家凝神咋舌，默無一詞，只不過勸慰寬解。又是他小兒子，一面哭，一面問道：「母親卻在那裡？什麼衙門不衙門呢，可讓我去看一遭，衙門總不是出妖怪出老虎的地方。父親可以去得，母親可以去得，我雖年小，同著父親，似乎也可以去得。母親既去了一時不回，叫哥哥在家，讓我去陪伴母親，豈不甚好？」黃通理不覺又笑道：「你懂什麼？你母親現在的地方，連我都不許去了，何況於你。你說衙門裡不是出妖怪出老虎的，我卻碰見了妖怪，才回轉來。你母親卻正在虎口呢。」他小兒子不明其故，便又認真哭嚷，定要扯著黃通理同去。好容易才得解釋清楚。

閒話休提，卻說黃繡球那邊。這日等黃通理，也不見來。直到晚上，媒婆子就發起話來，說：「張先生原講今日叫你當家的領你回去，為何此時還不見到？又無別的信兒，我這裡打聽過，你的事情不小，張先生做不得主。這間房子又不像是你住的了，你住過一夜，又是一日，我已是十分容情，少不得仍請你到那小屋子裡，再去住住。挪到小屋子去，就有小屋子的規矩，少不得仍替你上起手銬來。我們吃官飯，奉官法，你怪不得，我也顧你不得許多。」黃繡球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理應從命。但只請教一句：你打聽我的事情，到底是個什麼風聲？莫非我那黃通理也押起來了？張先生也丟手不管了麼？」媒婆子道：「我成日不出我的門，各管各事，就有些風聲，好說給你聽的嗎？吃飽了飯，都來替你們放風聲、傳消息，我當官媒婆的，還要犯個若大罪名，坐起女牢來呢。你只管聽我吩咐，快走到小屋子裡去，好好的給你銬了，總銬不死的。誰又叫你女扮男裝，做出妖異之事。那張先生糊塗塗替你擔代，今日若不是黃禍講起，我還只道是件不關緊要的案情。如今只怕張先生也吃消不起。你那黃銅泥不黃銅泥的，還想置身事外嗎？」

這是媒婆子無意中一連說下來的，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黃繡球當時聽得「黃禍」兩字，想：黃禍是我家一個遠族，生平恃著衣頂，結交官役，慣行挾制於人。數年前很與通理意見不合，卻已出外許久，並不在家，必然他恰才回來，遇著我那日之事，他便捕風吠日，搬出這場是非。不知通理可曾知道？萬一通理不知，由這匪人播弄，不難鬧到我家破人亡。我一家雖不足惜，豈不叫我這村子上，越發成了個黑暗世界？我便死也不能瞑目。想了許久，忽然心生一計，對那婆子笑道：「你既奉法行法，我也犯法知法，何敢多言？但方才你說的那位黃禍，正是我家族人，我向來最敬重他。前日我當家的還對我講，曉得他同你處相識。可惜他出門未回，若是回來，早就托他到你處多多孝敬。求你看在他的面上，不必勞動張先生，反分了好些。如今想必他作客初回，理應我當家的先去拜候。官法瞞上不瞞下，可否請你密遞一信與我當家的，或是請那黃禍到此處與我一談？橫豎我在你家，總逃不了，飛不去，料可放心無事。」媒婆聽罷，說：「今晚不及，你總先挪進小屋子，歇過一宵，明日再讓我看看事行罷。」

原來這黃禍居鄉，惟利是圖，無惡不作，雖是世傳仕宦，本身也讀過幾年死節，年輕時便不習上流，胥吏公差，無不結納，凡事一到他手，無不闖禍遭殃，所以他的老子代他改題一個「禍」字為名。他卻後來生得個好兒子，叫做黃福，與黃繡球很共些事，這是後話慢表。

當下黃繡球聞得黃禍二字，猜度他既已回來，我的事被他所知，不論是否由他啟釁發難，必須先牢籠了他才好。況且十有八九，為其所害。我夫婦只當他出門在外，不曾想著，如今只恐通理亦竟未知。我不妨勾他見了面，窺察他的神氣語意，如果事由他起，則緊鈴解鈴，原須一人；即不由他起，得了他，許些甜味兒，先不先就可曉得眼前的消息，這才是惡人有惡人的用處呢。故與媒婆說了那一番話。

那媒婆自是老奸巨猾，何肯輕信？到第二日，卻私下叫人去請了黃禍過來，把黃繡球的事又問了一遍，方把黃繡球的話告訴了他。黃禍原只從黃繡球出門看會的那一天，恰才回家，也在人叢中，聽得黃繡球放腳的一段新聞，便計上心來，趁著黃通理不知他已回，見風起浪，要從中發一注小財，仗著與衙門裡的門上認識，進去說了一樁別的事，請門上打了一張門條，叫差役將黃繡球押

發官媒，並未說什麼女扮男裝，亦未回稟本官。適值外間紛紛的謠言四起，拿人的差役只當為了謠言之事。及至黃通理要遞訴呈，遇著張先生，張先生也只當為了謠言之事。其實那謠言不但官不曉得，連門上與宅門以內的人，一概不在意。卻是黃禍又想出大題目來，攬掇門上，進了個問道出兵的計策。先使門上授意書辦，將此案隨堂發落，以顯其欺官舞文的手段，給黃通理瞧著；然後將大題目加上，做大文章，合可鑄完黃通理的家，至少也得數千金，各人分享用。此意就連張先生也不曾知道的，昨日暗地裡通知官媒，囑官媒收管好了，卻亦未曾說及這些機關。今聽得官媒反把黃繡球的話來說，一想：要先見黃繡球的面，即有多少礙著情分之處，再禁不住他當面哀哀哭哭，軟了心腸，這事不就砸了嗎？不如裝做不知，不願與聞為是。又轉念一想：這事是我從中放的藥線而製造機宜，門上卻付托了張書辦之手，萬一張書辦弄點手法，私下先吃一飽，我與門上兩不得知，雖然事成之後，不免也要分他一宗大數，然而反挑他進個雙分。如今他既有事，要耽擱兩三天，趁此當日，黃繡球又要找到我，落得見了面，假惺惺的撈他一把，要個二三千，索性撇開了張書辦，就此與門上一說，提些小分頭，四面八方，點綴點綴，我與門上就分得一千八百。門上的說話權柄，可發可收，不怕張書辦有什麼糾葛。又但憑我的主意，門上沒有不依。若是黃繡球不肯照我的意思答應，划算不上，仍可借著不敢多事，推托開去，有何不妙？

左思右想，才對那媒婆道：「這事我原想替他出點力，不過他家黃通理還不曉得我出門已回，多年不見的人，不好自去兜攬閒事。既這麼著，我只算順便來望望黃繡球，做個不知其事的樣子，與他談談，有何不可？」那時媒婆便將黃禍引到小屋子外面，撥過一張交椅，讓他坐下。

這黃繡球雖是與黃禍同族，卻平素少見，聲音面貌都不很熟悉。當下黃禍坐定後，與黃繡球寒暄敘述的話頭，不必多贅。只聽見黃繡球說道：「我這事，不論大伯子起先曉得不曉得，如今是明白了。據你大伯子，有個什麼妙法？」黃禍道：「這事我前日方才略聞梗概，只因回家不多幾天，諸務忙碌，尚未看見通理，今日偶然在這媒婆家門前走過，說你還這裡，本來不便進來看你，承你的情，請我來詳訴一切，不知你可同通理接洽過？」黃繡球道：「正是為了這個，最好請你屈尊，去尋著通理，一切便拜託你大伯子，惟命是聽。昨今兩日，想必我這事有了變動，所以通理隔斷了消息。你去將我的話說知，通理一定也惟命是聽的。」此是黃繡球要探聽黃道理，這日何以不來，與其事何以變卦的生法，並非真馬馬糊糊，就惟命是聽。黃禍卻聽了這四個字，就打到心坎地上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，我即刻到你家尋著通理，再來商量。」站起身便退出來，心想數年之中，不料通理的夫人，能如此出趟，看他說幾句話，剪剪截截，很懂大局，倒是個爽利性情。只怕通理向來迂腐騰騰的，也懼於閩威，所以他許我惟命是聽，拿得定通理也不敢不聽他的命令。他家財雖是不多，憑著我的手勢，弄他三四千，留他一兩千，給他夫婦養老，就還不算喪盡良心了。所以拍拍胸膛，說：「諸事在我。」便如飛似的辭了媒婆出去。

那媒婆原不深知黃禍與黃繡球，各人有各人的心思，但知又人有財氣進門，是不至落空的，登時同黃繡球又換一副臉嘴，卻不好馬上再叫黃繡球又搬到好屋子去，只到吃飯時送進一大碗潔白的飯，一小碗好吃的菜，借著請他吃飯，又鬆了手拷。

這個當口，忽聽見有人敲門。開了進來，你道是誰？竟是張先生與黃通理來了。黃繡球一見通理，劈頭一句便問：「你碰見黃禍沒有？」通理還未覺得，張先生反似豎著耳朵，凝了凝神。這不知為著何事，且聽下回再講。